

# 新约圣经简史



**Alberto Maggi** 唐安德神父

即使以一种粗略和不完美的方式，我们也必须重建现有的<圣经>文本的故事。因为我们找不到原版圣经，大多数人用的是翻译版本，这些版本又翻译自别的语言。

在这里，“原版”指传道者的手稿，这个手稿已不复存在。不只是圣经原稿，所有经典的最初文稿都已流失。例如，现有的塞西罗和亚里士多德的版本和他们的原稿相差一百倍。

幸运的是，福音书并非如此。因为距离它出现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肯定**90-95%**的内容来自传道者的原稿。

我这里试着描述一下圣经第一个作者到最近的作者所写的文本的历史。例如，通常教堂使用的历史最久远的圣保罗的书信。

比如保罗给格罗森教堂的一封信结尾说道：“你读了以后，送给劳迪刻亚教堂读。然后，你也要读到来自那里的信件。”

这个过程到底如何呢？他们保留原信，把信件的复写稿送到别的教堂。所有的复写稿都收集在一起。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保存至今。希伯来和东方世界视《圣经》为神圣，但由于《新约》产生于希腊文化，人们从未这样看待它。

### “神圣的文本”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比对照《旧约》的复制品就会发现，旧约的复制品容易识别，因为视其为神圣，复制的人对《旧约》无比尊崇不敢丝毫改动。

在早期的基督教会并非如此。

基督教会认为圣经的文本是活生生的事物。这样会产生什么样后果呢？格罗森教堂收到信件后，不只复制信件，还加入新的东西，然后送给其他教堂。

新添加的文字或者是因为抄写人要更好地解释信件，或者是某教区的具体状况使它丰富了原来的信件。

我们这里讨论文本，不仅仅是信件，而是所有的福音书，它们被传输并且丰富的过程。

我们这里使用的认定原件的标准是，看它是不是简短

### 为何如此？

我们假定在福音书中有“耶稣说”。复制者为了避免误解会增加为“耶稣基督说”。另一个人或许会写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然后再加上“对他的门徒”。因此，在所有的版本中，第一个，最简短的是初版。

而且经验证明，复制人只增多原稿但从不删减。福音书的文本先被创造再被丰富，因为耶稣的信息从不被认为是外在于人的行为，或者是供人们调整自己的独立的准则。而是被看作活生生的可以被社会的经验丰富的文本。确实，我们现有的是一个根据教堂的需要而形成的文本。

举例来说，最古老的福音书马尔谷的福音书中，耶稣对于离弃的立场非常清楚：丈夫不能抛弃妻子。不是离婚，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制度。。

之后，教堂加入了新的内容。比如马窦的教区对此有不同理解，这句话变成了：“男人不能抛弃妻子，除非他的妻子有不正当的性行为。” (Mt 5.32).

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教堂不是丝毫不变地教授耶稣的教义。为了各自教区的利益，教堂调整了耶稣的教义。

现在我们到了保罗的信，他在信里讲到，妻子不应该离开他的丈夫，丈夫也不应和他的妻子离婚。但是由于上帝要我们安宁，就让那些争吵不休的伴侣分开吧。

因此，我们看到耶稣的教义逐渐被传输，丰富，甚至有时候，就像以上的例子，会被篡改。

福音书中有一段从未在任何一个社区传播开来。那封信送来的时候，当中的一段被删掉后送给别的教区。毫无疑问，那段文字出自路加或者他的教区，是一段耶稣原谅了一名与人通奸的女子的描述。难以置信的丑闻！耶稣竟会原谅一个奸妇！耶稣没有让她苦修悔过，只是说：“去吧，不要再犯错。”在一个通奸会被乱石砸死的时代，耶稣宽恕这个通奸女人的事就成了丑闻。甚至连圣奥古斯汀都很震惊并说道：“如果这样，我们的女子不是要利用这个教义钻空子了吗？”

因此，路加福音书中的这一段被摘出来放在了别的地方，一放就是三百年，没有社区接受这一段。我们现在在若望福音中读到这一段，第八章的最初的十一句里。如果你把它从若望福音中拿出来放到原来的地方，也就是路加福音中第 21 张第 37 句之后。你就会看到若望福音和路加福音看起来都更好。因此，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段落教区都认为很危险需要审查，因此没有使用。

长话短说，理解我们现有文本的来龙去脉很重要。终于在 18 世纪，四部福音书被集合在了一起。教堂把四部福音书合并在一起，现在看起来很自然，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 为什么教堂感到需要搜集并合并福音书呢？

假如给予四部不同的福音书同样的尊重,为何不能只选一部? 比如玛窦的那部。玛窦福音非常完整并且可以满足多种需要。为什么他们加入马修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这两部福音看起来很不同。为什么他们甚至编入非正统的传道者若望的福音？若望福音一直被怀疑，直到现在人们还对它指指点点，教堂甚至把它放在边缘的位置上。宗教上有庆祝年，有玛窦年，马尔谷年和路加年，但没有若望年。在一些节日或者秋天，来教堂的人明显变少的时候，教堂会给那些逝去的无害的神灵布道若望福音）。

教堂为何要把这四部不同的福音书整编在一起呢？今天所说的自由，正是做到这一点的保证。教堂意识到，关于真正的耶稣的一生和教义不能

只听一种解释，玛窦，路加或者马尔谷的教区的。我们需要所有四种不同解释。（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思考和解释的自由一直安全地存在于教堂。而且不只是一种解释，而是多种解释。

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耶稣的信息只有一个，但对信息的呈现有很多种。然后在公元 **180** 年，四部福音书被放在了一起。

我们说过福音书写自希腊语，那是当时的英语。所有的传道士和《新约》的作者都使用希腊语，希望借此把耶稣的信息传递给全世界。希腊语是新约时代的世界性语言和商业语言。但后来呢？希腊语及其时代都已逝去，其他语言开始代替希腊语的位置。过去的 **50** 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上学时，商业和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在 **10** 年之内，法语退却，取而代之的是英语

**希腊语的文本也是这样。**

最初用希腊语写，但是越来越少。

在西方，拉丁语取代了它；

在非洲，科普特语或者埃及语取代了它；

在东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语言取代了它。

*然后, 人们再也不能理解圣经。弥撒/礼拜使用翻译版本。尽管某些希腊语的表达被保留在其中。在礼拜仪式改革之前，当教堂所说的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来自于希腊语。*

公元 **250** 年，（地理意义上的）西方的教堂是拉丁语的教堂。不只《旧约》，连《新约》也翻译成了拉丁语。翻译时，译者会“背叛”原文。因为无论如何准确和完美，翻译从来不能完全表现原来语言的丰富内蕴。

接着，在德西乌斯和瓦利瑞受迫害之后，德奥克利森开始受到巨大迫害之前，基督教停止了迫害，获得 40 年的和平时期。这期间，圣经的文本被重新阅读，解释，并且丰富和修整。因此这 40 年，足够长了。

公元 380 年，人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教堂不再使用原来的希腊语版本，他们有了翻译版本。你会发现 10 本翻译的福音书就是 10 种不同的翻译。不仅仅是内容不同：有的有插曲，有的没有。有的有某些段落，另外的没有。人们非常迷惑不解。

教皇达马索任命杰出并渊博的杰罗姆把希伯来语的《旧约》翻译成拉丁语。而且校订已经翻译完成的《新约》。只杰罗姆一个人着手这项繁杂的工作。想象一下他一个晚上就翻好了某部分内容，他那么聪明，活干得漂亮极了。

今天，杰罗姆仍然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可以理解的是，仅一个人做这样一项工作会出错。一些错误只是令人发笑，另一些错误却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有一个错误让人好笑。你们知不知道罗马圣彼得教堂中米开朗基罗的梅瑟雕像？雕像有犄角。所有十六世纪的梅瑟雕像都有犄角，绘画中也这样。希伯来的版本说梅瑟从西奈山上下来。这儿用了一个字，希伯来语中只写出辅音，不写元音，因此很难搞清楚。这个字发音是 **cheren**，意思是闪烁或者光线。杰罗姆用了一个 **O**，而不是 **E**，把他阐释成 **choren**，意思是角。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翻译...

另一个错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玛丽亚的崇敬。从绘画和艺术的视角来看，有一幅画像我认为是对玛丽亚最丑陋的再现，当然任何观点都是主观的。画中，那个把蛇头撞碎的女人正是纯洁神圣的玛丽亚。看了画，人们会对蛇比对那个冷酷的女人更有同情心。这个形象源自于阐释的错误。《圣经创世纪》中诅咒蛇：“我将使你和女人互相仇视，也将使你们的后代相互仇视。他（那个后代，也是耶稣代表的所有人）将打伤你的脑袋，你也将咬伤他的脚踵跟。”

画中人应该是那个女人的后代，意味着人类最终总会战胜蛇，但那幅画却把那个人再现成了玛丽亚。

一些错误是致命的，造成了数百万的死亡。

想一想杰罗姆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他翻译若望福音第十章时，耶稣有一个说法：“**There will be one flock, one shepherd**”“将会有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John 10.16**）。杰罗姆不能确定这句话的意思，他翻译道：“那将会是一圈羊，一个牧人。”耶稣说的恰恰与此相反。圈到了结束的时候，将来也没有栅栏，至少对那些圣人而言如此。这是人身限制的结束。所谓的羊群，是欢迎耶稣和他的信息的教区的人群。关于羊圈说了够多，杰罗姆犯了一个错误。他把“羊群”写成了“羊圈”，句子译成了“一个牧人，一个羊圈”。基于这一点，每个教堂都宣称自己是唯一，然后和其他教堂发动战争，这就是宗教战争。

杰罗姆作了这些艺术加工，然后修改一遍，又一遍；与此同时，每个教派还认为可以继续加入新的内容，直到杰罗姆阻止为止。后来，这个版本的《圣经》和《新约》成了教堂的官方版本。因此，教会在这个与其他所有的翻译版本一样不完美的翻译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它所有的神学，礼拜仪式和道德说教。这个版本影响了之后的**1500**年，有时候造成了非常深远和严重的后果。

在新教世界，**1500**年左右人们已经认识到有回到希腊语版本的必要，并且有了一个版本，是鹿特丹的依拉斯莫版本。但是，天主教教会禁止教士以外的人读圣经。就像对路德的翻译的反应一样。路德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口语的人，德语口语。有一个教皇的法令，教皇四世，法令说：“从以往的经验知道，如果允许神圣的圣经与日常语言无异，人类的脆弱本性将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因此这儿就有了一个分歧：新教世界开始用普通人的语言翻译圣经，然后学习研究。不幸的是，天主教教会感到受到侵犯，更加固步自封。结果就是，圣经好像变成了一本新教的书籍。



因此当我们继续向前，不是与最初版本一起，而是与拉丁语翻译版本一起。这个版本到处都是裂缝。

教皇西斯五世制造了最大的一次危机。**1590**年，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审查这个版本的圣经。委员会干的很好，他们把结果送给教皇。教皇和他们产生了分歧，并且擅自修改了圣经。他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他自作主张删除了一些内容，又添加一些东西。这是个灾难。但是他是个教皇，他又加入一个戒令，任何对他的圣经的更改都会导致被驱逐出教会：“任何人要改变我编辑的圣经——教皇可以这样做——会被永远逐出教会。”所以根据这个教皇的意旨，所有的教堂要用这个版本的圣经，并且要世代使用下去。

罗马有句谚语：“一个教皇煮饭，另个教皇熄火”。意思是说，通常一个教皇做的是事情与他的前任刚刚相反（非常自然地戴着白手套说“根据伟大的前任的意愿”，然后做完全相反的事！）

教皇西斯五世的继任者，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发现了自己手中的这个灾难，连带着被驱逐出教会的威胁。他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复审这个圣经，之前修改的部分得到了更正，并且又说这个版本正是伟大的西斯五世所愿。这个版本不完美但足够好，被称为西斯-克莱门特圣经，一直是教会的官方版本，直到被梵蒂冈理事会废止。

那个戴着白手套的理事会，用意良好地停用了这版圣经。此事被写入了《圣启示》的宪章里：“教会总是赋予东方和拉丁语版本圣经荣誉，尤其是杰洛姆版圣经。但是因为任何时候任何事物都听从于上帝的话。教会极其关心并确保合适和正确的翻译出自多种语言，而且尽可能从原来的神圣版本翻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春天的开始。

所以你看翻译开始不到三十年。**18**世纪中期，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一个德国人，瓦·冯神多夫在西奈的三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了原版福音书。这个福音书与当时的拉丁语翻译非常不同。一些部分在两个版本中的位置不同。对原版圣经的研究自此开始。现在，天主教教会终于开始



弥补耽搁了的四个世纪。但是我们不只是赶得上了时代，我认为可以说我们对圣经研究的质量和深度超过了新教世界，或者至少在恢复原文的意义上具有同样的水准。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阅读埋藏了几个世纪的圣经，一个新的非常难以理解的版本。因为只把原来的希腊语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还不够。

除了包里尼版的圣经，意大利人知道的最后一个圣经，非常好的一个，是意大利主教代表大会的圣经。**1974** 年第一次被审阅，不幸得是 **1997** 年最后一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流行起来，真的很可惜。这个版本非常好，我可以推荐给你们。一些表达和基本神学概念没有了，他们干的非常好，自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很好。